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變革與穩定

Studies on Post - Commun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land

doi:10.30390/ISC.199606\_35(6).0004

問題與研究, 35(6), 1996

Issues & Studies, 35(6), 1996

作者/Author：洪茂雄(Mao-Hsiung Hung)

頁數/Page：53-6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6\\_35\(6\).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06_35(6).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 變革與穩定

洪 茂 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 摘 要

波蘭「非共化」後的憲政架構，已由共黨掌控的「國權」轉變為「三權分立」；由形式上的「符號憲法」轉變為實質上的「規範憲法」；由色彩鮮明的社會主義憲法轉變為尊重人民信仰自由的民主憲法。當前波蘭政黨政治之走向，因有日臻健全的選舉制度，和被納入歐洲體系接受制約，得以穩健發展。波蘭左派勢力東山再起，並非新的共產主義幽靈又重新徘徊，乃是民主的勝利，波蘭的政治發展，提供了建立民主制度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後共產主義、波蘭、非共化、東歐國家

\* \* \*

## 壹、前 言

波蘭在地理上處於中歐地區，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共黨奪取政權淪入鐵幕國家。因此，在政治上乃被列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或稱東方集團（Eastbloc）。不過，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後，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波共本名）因在大選中挫敗而喪失長期「一黨專政」地位，導致波蘭在東歐共黨政權當中，開風氣之先，走向「非共化」。從此，所謂「東方集團」、「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集團」等概念成為歷史名詞，這些近半個世紀飽受共黨極權統治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得以回歸原來真面目。波蘭則以中歐新興民主國家自許，正以穩健腳步邁向「歐洲化」，已先後加入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 CE）、歐洲聯盟的連繫國，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和平伙伴關係，名符其實的成為歐洲社會的一員。

八〇年代波蘭經歷了所謂的「談判革命」，促使共黨政權和平轉移，其過程堪稱歐洲當代史上劃時代的新紀元。惟最受世人關注者，這個於歷史上有「悲劇的波蘭」之稱的中歐國家，在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政治發展，究竟展現那些新貌？與往昔共黨統

治期間呈現什麼差異？所謂「後共產主義現象」的意涵為何？顯示那種意義？

觀察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經發展，本文擬從其「非共化」的憲政架構、政黨政治運作和最近總統大選等三個指標來進行分析。前二者可提供相當清楚的訊息，即如何由史達林模式的憲法進行大幅度修憲，而轉向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憲法。換言之，波蘭經過四十年的「黨治」後，如何去適應民主時代的「法治」；如何由「一黨專政」走向多黨民主。更具體的說，波蘭從憲法明文規定的「共產黨是社會的一切指導力量」，完全由共黨掌控的政經資源，如何過渡到多黨競爭的局面，而展現新的政治生態。至於後者，可經由波蘭民主化後第二次總統大選過程，來檢驗前波共蛻變後的現象，以及推倒共黨政權的「團結工會」何以由盛而衰？何以領導波蘭人民擺脫極權統治並贏得諾貝爾和平獎殊榮的瓦文薩（Lech Walesa），在總統選舉中，遭到嚴重挫敗？其所反映的意義為何？凡此以上種種問題，基本上可從以上三項指標的分析得到解答。

在本文中所指涉的「政治發展」和「非共化」這兩個概念，因界說不一，有必要略作釐清。前者，本文採如何建立西方三權分立和政黨政治的看法，着眼現象分析，暫不作理論性探討；後者，「非共化」此一概念，基本上涵蓋有「民主化」和由計畫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必須涉及的「私有化」等二個面向。惟本文所提及的「非共化」，乃以「民主化」為中心議題，有關「私有化」問題，另文論述，<sup>①</sup>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 貳、「非共化」後的憲政架構

### 一、修憲經過

波蘭是歐洲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早在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就頒布實行。儘管隨後波蘭慘遭強鄰普魯士、沙皇俄國和奧匈帝國等三度瓜分，亡國時間甚久。但波蘭人民對其先賢如此有先知先覺的眼光，走在歐洲列強之前，早有一部完整的國家根本大法，一直引以為榮。<sup>②</sup>就是共黨統治時期，「黨權」高於一切，僅把憲法當作現代國家「不得已」的裝飾符號，也得要肯定該項創舉，將五月三日明訂為「憲法日」，屬國家假日。至一九九〇年四月，國會再立法明訂為「國慶日」，來凸顯波蘭的憲政傳統，並藉此顯示其重獲「新生」，回歸民主憲政。<sup>③</sup>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共黨政權頒訂的憲法，基本上是以史達林於一九三六年頒行的憲法為藍本。最明顯的例證，在這部憲法的序言中，即清楚地寫道：「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是現在波蘭人民政權的基礎。這個聯盟是由成為社會先進階

註① 參見洪茂雄，「波蘭國有企業私有化概況」，*東亞季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一月，頁一四五～一六三。

註② Oskar Halecki, *Geschichte Polens* (Mühlingen: Verlag Heinrich Scheffler, 1963), pp. 162~164.

註③ August Pradetto, "Politik und Ökonomie im postkommunistischen Polen," *Osteuropa*, Nr. 10 (1991), pp. 941~952.

級的工人階級依靠波蘭和國際工人運動的革命成果，依靠第一個工農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來領導的。」<sup>④</sup>是以這部有政治結構、社會經濟結構、國家權力之最高機關、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國家政權之地方機關、法院及檢察機關、公民之基本權利與義務、選舉法之原則、國徽與國旗、憲法修改程序等十章，共九十一條的憲法，處處都不難找到史達林模式憲法的踪跡。<sup>⑤</sup>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暴斃，其後，波蘭為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至八〇年代末期，曾進行過十四次的修憲工作。不過，國會僅是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框架內，修修補補，乏善可陳。比較引人側目者，即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分別增設憲法法院和巡察使，俾使人民受到無故迫害時，得有司法救濟或伸冤的管道。<sup>⑥</sup>

波蘭憲政歷史性的轉捩點，則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召開的「圓桌會議」。這個以波共及其尾巴黨——統一農民黨（ZSL）與民主黨（SD），和「團結工會」為主，為期八週的「國是談判」，是波蘭憲政走向民主的關鍵。根據圓桌會議的決議，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和十二月二十九日，分別進行了兩次大幅度修憲，幾乎使原具有濃厚史達林模式色彩的憲法面目全非。其中最突出者，諸如取消憲法中有關「政治領導力量」，刪除「社會主義國家」和「勞動人民」等字眼；更改國名為「波蘭共和國」，將國徽恢復為一九四四年以前使用的「帶皇冠的白鷹」；波蘭是「實現社會平等的、民主的、法治的國家」；允許政治多元化，可自由成立政黨等等。<sup>⑦</sup>

隨後，於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和九月二十七日又陸續進行修憲。這兩次的修憲重點，着眼於地方政府的改革和總統的直接民選。<sup>⑧</sup>前者，依照西歐「歐洲地方政府憲章」的模式，提升省縣自治地位；後者，基本上是滿足瓦文薩的訴求，將總統任期改為五年，有意迫使頒布「軍管法」鎮壓「團結工會」的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提前下台，為瓦文薩競選總統鋪路。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波蘭有史以來首次舉行國家元首經由選民自由選舉，瓦文薩終於如願以償，在第二回合選戰中，以百分之七十四點二五的壓倒性高票，當選波蘭第一位民選總統。不過，瓦氏就任後，府會之間熱衷鬥爭，爭權不斷；原已於一九九〇年初由國會參眾兩院着手起草的新憲法草案，因各界看法不一，國會政黨林立，無法掌握修憲法定多數，致使波蘭一部嶄新、象徵民主化大功告成的新憲法，至今仍遲遲難以誕生。<sup>⑨</sup>

## 二、修憲特徵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Paul G. Lewi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Party Secretaries in Polen 1975~1986* (Cambridge: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9), p. 193.

註⑦ 同註③。

註⑧ 同前註。

註⑨ Stephan Soltys, "Besondere Merkmale und Zukünftiger Wandel der Erwerbsstruktur in Polen", *Osteuropa*, Nr. 5 (1993), pp. 491~502.

波蘭「非共化」後，歷經多次的修憲，究竟有多大的轉變，與一九五二年制訂的史達林模式憲法有何不同？綜觀其修憲內容，基本上顯示如下特徵：

其一，就憲法的功能而言，由共黨掌控的「國權」(state power)轉變為「三權分立」。共黨統治時期，行政和立法合一，司法僅是共黨強迫人民接受社會主義的工具，根本談不上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因此，舊憲法形同「一權」或「黨權」治天下。一九八九年修訂後的憲法，始再回到西方式三權分立架構，使行政、立法和司法得以發揮相互制衡的功能。

其二，就憲法的性質而言，由形式上的「符號憲法」轉變為實質上的「規範憲法」。過去這部史達林模式憲法，充其量祇是聊備一格，裝裝門面而已。其形式意義高於實質意義，看不出有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性。但修訂後的憲法，則已名符其實成為規範性憲法，是一切法律或行政命令不得違悖的規範，政府各部門權責分明，人民的權利和義務有法可循，已不容許任何黨派玩法弄權。

其三，就意識形態而言，由色彩鮮明的社會主義憲法轉變為尊重人民信仰自由的民主憲法。過去的舊憲法中，充滿「社會主義」、「勞動階級」、「勞動人民」、「解放」、「革命的鬥爭」、「偉大的社會改革」、「人民民主」、「完全消滅人對人剝削」等馬列主義慣用詞彙。但波蘭「非共化」後，這些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字眼，均一一從憲法條文中剔除，回歸到尊重人性尊嚴和社會公道的基礎上。

其四，就政治制度而言，由黨政平行相互交流體制轉變為黨政分離各自獨立運作。過去，政府機關和黨組織系統幾乎平行規劃，如黨的中央委員會形同國會，黨的政治局形同「國務委員會」；「國務委員會」主席，由共黨總書記兼任。但民主化後的憲法，國會由一院制改為兩院制，眾議院(Sejm)有四百五十席，依選區人口比例產生，參議院有一百席，則由各行政區推選代表組成。<sup>⑩</sup>另外，廢除「國務委員會」，由總統一職取而代之。從此，黨政分立，朝野角色分明，任何黨不再可能為所欲為，自行其是。

其五，就政黨體系而言，由「一黨專政」走向多黨民主。過去共黨執政時期，憲法明文規定，共黨是「政治領導力量」，形同保障條款，不准反對黨存在，即使有異議份子或團體出現；也都不擇手段，趕盡殺絕。如今，政治多元化，政黨林立，在透明而公平的遊戲規則底下，各憑本事，爭取選民，以壯聲勢，任何黨已不可能壟斷真理。

準此以觀，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波蘭，其憲政架構已和往昔大異其趣，正式告別共黨極權統治時代，十足融合西方民主憲政模式，而奠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基礎。

### 叁、當前政黨政治之走向

#### 一、政黨生態

註⑩ 同註③。



在波共統治時期，僅容許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等三個政黨存在。事實上，波蘭戰後四十年一直是波共「一黨專政」的格局，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因一向追隨波共路線，美其名「多黨合作」，也可取得少許政治權力，但這兩個政黨頂多充當搖旗吶喊的附庸角色，產生不了反對黨的制衡作用。自一九八九年起，政黨數目的成長有如雨後春筍，崢嶸並茂，形成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政治發展的一大特色。波蘭非共化後，其政局情勢的發展並不穩定，從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三年短短四年光景，卻舉行了三次國會大選，內閣政府迄一九九六年初已改組六次之多，究其緣由，政黨林立的現象實為主要導因之一。觀察當前波蘭的政黨政治，更可深刻瞭解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

定期舉行自由選舉，是落實民主政治的必要手段；參與選舉活動，發表政治綱領，凝聚民心歸向，爭取選民支持，謀求執政，俾實現其政策主張，則是政黨政治不可或缺的過程。易言之，民主政治即是政黨政治，而政黨政治有賴健全的選舉制度來促成。因此，一般咸認，經由選舉過程不僅足以顯示民意動向，而且也相當清楚地展現政黨的生態。一九八九至九五年間，波蘭已舉行過三次國會大選，二次總統選舉。從這幾次選舉中，即可明白看出各個政黨的實力所在。有關總統選舉將在下一章討論，謹就波蘭民主化後三次國會大選結果略作分析，藉以瞭解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政黨政治的面貌。

**其一，政黨林立：**波蘭共黨獨裁政權消失後，集會結社受憲法保障，組織政黨，公開活動，塑造民意，成為波蘭「非共化」後的一大特色。根據資料顯示，先後在華沙直轄市行政區法院登記註冊的政黨，有近二百個之多。<sup>①</sup>惟比較活躍，經常公開「招兵買馬」，熱衷政治的，也有五、六十個之譜。除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國會選舉因受圓桌會議妥協結果的限制，眾議院席位依一定比例分配，<sup>②</sup>不足以真正反映政黨生態外，一九九一年十月和一九九三年九月兩次國會大選，基本上已可明顯看出各政黨的走勢。前者，共有二十九個政黨或團體在眾議院獲得席位，十三個黨派在參議院取得議席；後者，雖進入國會的門檻有較嚴格的限制，但在眾議院也有八個政黨，參議院則有十一個政黨。這種現象相較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二黨制或多黨制，顯然稍嫌過多。（參見表一）

**其二，政局不穩：**由於國會政黨林立，沒有一個政黨足以控制穩定多數，必須由數個政黨聯合組成內閣。同時，波蘭又正逢政經體制轉型過渡期間，亟待制訂或增修的法案，千頭萬緒；各黨立場或激進，或溫和漸進，各有所本，不易建立共識，導致在四年當中，竟然舉行三次國會大選，並且在短短六年即更迭六位內閣總理（參見表二）；任期較長者頂多一年多而已，如馬佐維耶茨基和帕夫拉克僅在位一年四個月，蘇霍茨卡為一年三個月。由此可見，政局如此不穩定，是後共產主義時期政治發展的

註① Wulf Schade, "Das Parteienspektrum in der Republik Polen", *Osteuropa*, Nr. 10 (1991), pp. 953 ~ 961.

註② 參見洪茂雄，「論波蘭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頁一 ~ 一三。

表一：一九九一年十月國會大選眾議院選舉結果

政 黨	得票率 %	區域 席位	全國名 單位 席位	席位數及 席位比例
民主聯盟(CD)	12.32	51	11	62(13.48)
民主左派聯盟 Alliance of Democratic Left(SLD)	11.99	50	10	60(13.04)
天主教選舉行動(即基督教國家聯盟) Electoral Catholic Action(WAK)	8.74	42	7	49(10.65)
公民中央聯盟 Citizens' Center Alliance(POC)	8.71	37	7	44( 9.57)
波蘭農民黨(PSL)	8.67	41	7	48(10.43)
獨立波蘭聯盟(KPN)	7.50	38	8	46(10.00)
自由民主大會(KLD)	7.49	31	6	37( 8.04)
農民聯盟Agrarian Alliance(PL)	5.47	23	5	28( 6.09)
團結工會NSZZ Solidarity	5.05	23	4	27( 5.87)
波蘭嗜酒者黨 Polish Beer-Lovers Party (PPPP)	3.27	13	3	16( 3.48)
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 (ChD)	2.36	5	0	5( 1.09)
現實政治聯盟Union of Real Politics (UPR)	2.26	3	0	3( 0.65)
勞工團結工會(SP)	2.06	4	0	4( 0.87)
民主黨(SD)	1.42	1	0	1( 0.22)
日耳曼少數民族黨German Minority	1.18	6	1	7( 1.52)
基督教民主人黨(PChD)	1.12	4	0	4( 0.87)
"X"黨	0.47	3	0	3( 0.65)
社會民主運動 Social-Democratic Movement (RDS)	0.46	1	0	1( 0.22)
農民選舉聯盟 "Piast" Agrarian Electoral Alliance "Piast"	0.37	1	0	1( 0.22)
西利西亞自治運動 Movement for Autonomy of Silesia (RAS)	0.35	2	0	2( 0.43)
克拉考團結工會支持總統聯盟 Cracow Coalition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resident	0.25	1	0	1( 0.22)
Podhale聯盟Union of Podhale	0.24	1	0	1( 0.22)
波蘭西部聯盟Polish Western Union(PZZ)	0.23	4	0	3( 0.65)
為Wielkopolska及波蘭 For Wielkopolska and Poland	0.21	1	0	1( 0.22)
人民聯盟People's Union	0.17	1	0	1( 0.22)
東正教義選舉委員會 Electoral Committee of Eastern Orthodox	0.12	1	0	1( 0.22)
團結工會—八十Solidarity - 80	0.11	1	0	1( 0.22)
Wielkopolska聯盟Union of Wielkopolska	0.08	1	0	1( 0.22)
婦女對抗生活困境聯盟 Alliance of Women Against the Hardships	0.02	1	0	1( 0.22)

資料來源：“Bulletin of Electoral Statistics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at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8, No. 3 (Fall 1993), pp. 571~572; and Konstanty Wojtaszczyk, “Political Spectrum of Poland,” in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1991), p. 69.



表二：波蘭非共化後歷任總理

	總 統	總 理	時 間	總理黨籍	備 註
1	雅魯澤爾斯基 Wojciech Jaruzalski 瓦文薩 Lech Walesa ( Dec. 22, 1990就職 )	馬佐維耶茨基 Tadeusz Mazowiecki	Aug. 24, 1989 ) Jan. 3, 1991	團結工會 Solidarity	馬佐維耶茨基卸 任後組成民主聯 盟 ( UD )
2	瓦文薩	別萊茨基 Jan Krzysztof Bielecki	Jan. 4, 1991 ) Dec. 5, 1991	自由民主大會 ( KLD )	
3	瓦文薩	奧爾舍文斯基 Jan Olszewski	Dec. 5, 1991 ) Jan. 4, 1992	中央聯盟 ( PC )	別萊茨基卸任後 組織共和運動 ( RdR )
4	瓦文薩	帕夫拉克 Waldemar Pawlak	Jun. 6, 1992 ) Jul. 7, 1992	農民黨 ( PSL )	組閣失敗
5	瓦文薩	蘇霍茨卡 Hanna Suchocka	Jul. 8, 1992 ) Oct. 25, 1993	民主聯盟 ( UD )	七黨聯合政府
6	瓦文薩	帕夫拉克 Waldemar Pawlak	Oct. 25, 1993 ) Feb. 27, 1995	農民黨 ( PSL )	農民黨主席
7	瓦文薩 克瓦希涅夫斯基 Aleksander Kwasniewski ( Dec. 22, 1995就職 )	歐列克西 Josph Oleksy	Mar. 1, 1995 ) Jan. 26, 1996 ( 自本日起任看 守內閣總理 )	民主左派聯盟 ( SLD )	原眾議院議長； 因間諜罪名遭檢 方調查而被迫辭 職

特色之一。

其三，政黨分裂：波共交出政權時，內部因路線之爭曾出現分裂；同樣地，「團結工會」因敢向波共挑戰而整合反對勢力，一舉成功，但也因內部對改革進程紛爭不斷導致分裂。前者，由於過去得天獨厚的基礎，加上遍布各個部門的幹部輕易得到隨著改革而來的利益輸送，很快重整旗鼓，並乘「團結工會」四分五裂之際，東山再起，重新執政。反觀「團結工會」，本來就是沒有什麼紀律的「雜牌軍」，組織鬆散，又欠缺資源。當領導階層嚐到權力滋味時，又熱衷爭權奪利，最終不歡而散，一蹶不振。在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有一個頗引人側目的特點，即當年逼迫共黨和平轉移政權的力量，幾乎在上台當政後就呈現分裂狀態。如匈牙利的「民主論壇」( MDF )、捷克的「公民論壇」( CBF )和保加利亞的「民主力量聯盟」( UDK )等。



## 二、走向穩定

當一九九一年十月舉行的國會大選揭曉時，竟然有二十九個黨派通過門檻擠進眾議院。<sup>③</sup>（參見表三）當時就有某些政治觀察家預測，這種國會政黨林立有如所謂「

表三：一九九三年九月國會大選眾議院選舉結果及與上屆大選相較之席位變化表

政 黨	得票率 %	得票率變化 %	區域席位	全國名單席位	總席位	總席位比例 %	總席位變化 %
民主左派聯盟(SLD)	20.41	+8.4	145	26	171	37.2	+24.4
波蘭農民黨(PSL)	15.40	+6.7	112	20	132	28.7	+18.3
民主聯盟(UD)	10.59	-1.7	60	14	74	16.1	+2.6
勞工聯盟Union of Labor(UP)	7.28	+4.5	32	9	41	8.9	+7.6
獨立波蘭聯盟(KPN)	5.77	-2.9	22	0	22	4.7	-5.2
支持改革非政黨聯盟 Non-Partisan Bloc for Reform (BBWR)	5.41	+5.4	16	0	16	3.4	+3.5
日耳曼少數民族黨German Minority	0.44	-0.5	3	0	3	0.8	-0.6
日耳曼社會文化協會 German Social-Cultural Association	0.17	—	1	0	1	—	—
「祖國」天主教選舉委員會Catholic Electoral Committee - "Fatherland"	6.37	-9.8	0	0	0	0	-11.7
團結工會NSZZ solidarity	4.90	-0.2	0	0	0	0	-5.9
中央聯盟(PC)	4.42	-3.1	0	0	0	0	-9.6
自由民主大會(KLD)	3.99	-3.5	0	0	0	0	-8.0
現實政治聯盟(UPR)	3.18	+0.9	0	0	0	0	-0.6
Leppera自衛黨Leppera's Self-Defence	2.78	+2.8	0	0	0	0	—
"X" 黨	2.74	+2.2	0	0	0	0	-0.6
共和聯盟(KdR)	2.70	+2.7	0	0	0	0	—
農民聯盟(PL)	2.37	-3.1	0	0	0	0	-6.1
西利西亞自治運動(RAS)	0.20	-0.2	0	0	0	0	-0.4
波蘭嗜酒者黨(PPPP)	0.10	-3.2	0	0	0	0	-3.5
其他Other	0.80	—	0	0	0	0	—

資料來源：Kenneth Ka-Lok Chan. "Poland at the Crosslands: The 1993 General Election," i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37. No. 1 (1995), p. 137; and "Bulletin of Electoral Statistics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at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8 (1993), pp. 27~31.

註③ Jakob Juchler, "Kontinuität oder Wende? Polen seit dem Wahlsieg der Postkommunisten," *Osteuropa*, Nr. 1 (1995), pp. 65~76.

威瑪共和國現象」，勢必造成政局不穩，其壽命不會長久。果然不出所料，該屆國會未過完一半任期即提前改選。一九九三年九月改選的結果，顯然比上一屆進步許多，雖然仍沒有強勢政黨脫穎而出，未穩定政局，但政黨林立的現象未再重演（參見表三、表四）。再者，以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過程觀之，波蘭左右兩派勢力，旗鼓相當，正顯示各政黨有逐漸整合現象，政黨政治漸趨成熟。一般咸信，波蘭的政黨政治可望穩定發展，其主要論證如下：

第一，有日臻健全的選舉制度：戰後西德深深體認威瑪共和國時代政黨林立的遺害，故制訂政黨法，並在聯邦選罷法中設定政黨進入國會門檻百分之五的附帶條款，以限制小黨的崛起，成為聯邦德國四十多年來政局穩定的主因。<sup>④</sup>波蘭有鑑於一九九

表四：一九九三年國會大選參議院選舉結果及與該年初相比之席位變化表

政 黨	1993年1月		1993年10月	
	席 位	比例%	席 位	比例%
民主左派聯盟 (SLD)	4	4.0	37	37.0
波蘭農民黨 (PSL)	10	10.0	36	36.0
團結工會 NSZZ Solidarity	10	10.0	9	9.0
民主聯盟 (UD)	22	22.0	4	4.0
勞工聯盟 (UP)	0	0.0	2	2.0
支持改革非政黨聯盟 (BBWR)	0	0.0	2	2.0
日耳曼少數民族黨 German Minority	0	0.0	1	1.0
自由民主大會 (KLD)	7	7.0	1	1.0
農民聯盟 (PL)	9	9.0	1	1.0
中央聯盟 (PC)	6	6.0	1	1.0
「祖國」天主教選舉委員會 Catholic Electoral Committee "Fatherland"	11	11.0	1	1.0
團結工會個別參選之農民 "Solidarity" individual farmers	—	—	1	1.0
波蘭公約 Polish Convention (KP)	7	7.0	0	0.0
共和運動 (RdR)	4	4.0	0	0.0
其他政黨或獨立人士	10	10.0	4	4.0

資料來源：Kenneth Ka-Lok Chan. "Poland at the Crossroads: The 1993 General Election." i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1 (1995), p. 138; and Krzysztof Jasiewicz, Poland-Political Data Yearbook. 1994,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26, No. 3/4 (December 1994), pp. 397~399.

註④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有健全的選舉制度和政黨法，使得政黨政治穩定發展，從一九四九年迄今，僅更迭六位總理。

一年國會政黨林立的教訓，乃仿照德國選舉制度，略作修正。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國會通過選舉法修正案，眾議院採政黨比例代表制，在四百六十席中，三百九十一席由超過門檻的政黨（百分之五）或聯盟（百分之八）依得票比例分配；另規定，選區範圍縮小，增設五十二個選區。剩下的六十九個議席，由已在國會贏得十五個席位之政黨，和至少在全國二十六個選區推出候選人的政黨，並獲得總得票率百分之七以上，始得分配之。<sup>⑮</sup>

**第二，新舊體制交替已渡過艱困難關：**波蘭由中央指令性的計畫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採下猛藥的「震盪療法」，曾一度使國內生產總值下滑，通貨膨脹劇增，失業率上升，人民生活水準下降，怨聲四起。但歷經三、四年的痛苦掙扎，已化險為夷，漸入佳境。一九九三年以來，經濟成長已顯著回升。一九九五年創下百分之六點五的佳績；通貨膨脹更由三位數降至目前的百分之十五左右。<sup>⑯</sup>因此，波蘭經濟環境的好轉，某些政黨不再有機會危言聳聽，借題發揮，討好選民。相反地，各政黨必須走向正軌，專注公共政策，良性競爭，提升問政品質。

**第三，政治社會化的效應：**波蘭雖然將近半個世紀受共黨極權統治，人民被迫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灌輸，進行教條式的政治社會化。可是，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不但資訊流通的量和質大大提升，而且還可穿越重重的社會障礙。因此，共黨試圖壓迫人民死心塌地聽命服從，談何容易。波蘭自五〇年代以來，曾數次出現自由化運動，人民多少耳濡目染，再加上從西方無線電媒體所獲得的訊息，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已能體認是人類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尤其「非共化」後一連串舉行各種選舉，使民眾更可親身體會自由民主的真諦。自由選舉是政治社會化最有效的手段，從各政黨歷時三、四年的自我摸索，對民主改革、市場經濟，加快腳步「歐洲化」，俾早日成為歐洲聯盟和北約組織的正式成員等議題，已形成共識來看，即可證明波蘭的政黨政治，漸趨成熟，不是「為反對而反對」，而是有為有守，進退有據。

**第四，納入歐洲體系接受制約：**波蘭已先後加入「歐安組織」（OSCE）、歐洲理事會。前者雖比較著重歐洲安全、經濟合作、新聞通訊、科技文化、環保、觀光旅遊等領域交流，但對保障人權，尤其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後，如何促進民主和預防衝突，也甚重視，如在華沙特別成立「民主機制和人權中心」（BDIMR），用來監督各國選舉和人權問題；<sup>⑰</sup>在維也納成立「防止衝突中心」（KVE）；歐安組織也有各國議會代表大會，加強彼此間的連繫。<sup>⑱</sup>至於後者，則特別標榜基本人權和議會民主。<sup>⑲</sup>與此同時，波蘭可望在一九九六年或九七年間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以及在二十世紀結束前或稍後，成為北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會員國。此外，

註⑮ 同註⑬。

註⑯ *Der Spiegel* Nr. 51 (1995), pp. 146~147.

註⑰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96*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5), pp. 863~864.

註⑱ *Ibid.*

註⑲ *Ibid.*, p. 840.

波蘭各政黨也先後進入歐洲各主要政黨聯盟，如社會黨國際（SI）、歐洲民主聯盟（EDU）、自由與進步國際（LI）等，相互聲援。<sup>②</sup>基此，波蘭已成為歐洲體系一員，自然要遵循共同規範，接受制約，對其政黨政治的穩定發展大有裨益。

## 肆、從總統選舉看波蘭政治發展趨勢

### 一、競爭激烈

波蘭總統的職權和選舉方式，相當程度模仿法國制度。<sup>③</sup>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波蘭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改行總統制，並增設參議院。第一議會（Sejm）或稱眾議院仍然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設立參議院一事表明，議會通過後的法律將要經過參議院的審議，同時總統也對眾議院的立法施加影響，因為每項法律的貫徹實施均須總統簽字始告生效。總統還可以行使否決權，把法律退回議會，請議會重新審議。總統不僅擁有行政權，還有否決權，他可以解散議會。<sup>④</sup>正因總統權高位尊，成為政治人物夢寐以求的寶座。瓦文薩從默默無名的電匠，一夕之間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造反」而聲名大噪。此後，他對權力的追逐就抱著全力以赴，當仁不讓。一九九〇年他又運用「團結工會」的影響力，修改憲法，迫使雅魯澤爾斯基總統提前辭職，改由公民直接選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兩次總統大選中，候選人競爭激烈，都要在第二回合方能決定勝負。因波蘭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民選時，尚屬「非共化」初期，剛剛學習民主階段，代表性還不夠，故以第二次總統大選過程為例，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

一九八〇年八、九月間，以領導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掀起洶湧澎湃工潮對抗波共政權而崛起的瓦文薩，在他總統任內，由於作風專斷，施政理念與昔日並肩奮鬥的「戰友」格格不入，弄得眾叛親離，使「團結工會」四分五裂，導致前波共原班人馬改組的「民主左派聯盟」，<sup>⑤</sup>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國會大選中，東山再起，重回執政。從此，一般咸認，這位工人出身的國家元首，政治生命也將畫上休止符。可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第一回合共有十三位候選人競相爭奪的情況下，瓦氏竟還能力爭上游，後來居上，贏得三分之一的得票率（三三點一一%），僅以些微差距，緊跟在他的強敵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三五點一一%）之後

註② 波蘭社會民主黨已加入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為諮詢會員黨。

註③ 波蘭總統選舉如在第一回合沒有候選人贏得百分之五十以上得票率時，則以獲較高票之前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回合決選。此種選舉方式顯示，國家元首應具有絕對多數的民意基礎。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民主左派聯盟」係由左翼派系結盟而成，其中以前波共蛻變而來的「波蘭社會民主黨」為主體。社民黨為謀取重新掌權的機會，特與路線相近的社會團體尋求合作。一九九一年的國會大選，曾號召十五個左派力量，包括左翼政黨、不同工會團體形成聯盟。至一九九三年，國會再度改選時，民主左派聯盟的成員又增加到二十八個大大小小的團體，致使其得票率劇增，贏得執政。

。為何瓦文薩在民意測驗不被看好的劣勢下，得以「敗部復活」，有機會進入最後「決戰」，究其原因：第一，「團結工會」派系整合有所進展，獲得奧援，使瓦氏的選票直線上升；第二，在選戰最後關頭，有四位候選人退出選局，轉而支持瓦文薩，終於穩固其票源；第三，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儘管大不如前，但是還足以左右保守勢力的投票行爲，暗中保住瓦氏的基本票源；第四，瓦文薩具有旺盛鬥志，加上是現任總統，可運用國家資源，較佔便宜；尤其他的文宣，提醒選民「紅色鐵三角」（意即左派力量已掌控國會和政府，若總統再由左派當家，即成鐵三角，可爲所欲爲）形成，勢必危害波蘭的民主發展，多少產生了說服力，使選民對前共黨的回潮，心有疑懼。

儘管瓦文薩「敗部復活」，得以進入第二回合角逐。但從本屆瓦、克二氏競選的政見看來，已多少暴露一些端倪，可窺見其高下。瓦文薩仍滿抱「革命熱情」和使命感，主張繼續全面推動「西方化」，加速國營企業私有化進程；對左派共黨勢力的捲土重來猶心存警惕，要求徹底「非共化」，並清算過去共黨的暴政，甚至揚言，如他蟬連總統，將解散由民主左派聯盟控制多數的議會和政府；因爲由前波共蛻變而來的左翼力量，尚未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徹底決裂。<sup>④</sup>瓦氏試圖透過這樣的政見，來說服選民，總統不應該再落到左派手裡。反觀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政見，就顯得穩重務實，較能掌握選民殷切期待的核心課題。克氏強調面向未來，化暴戾爲祥和，和衷共濟，沒有必要翻老賬清算，或「左」、「右」兩派進行沒完沒了的政治鬥爭，耗日費時，耽誤國家大計；克氏許下諾言，如他榮獲當選，將和依法產生的任何政府合作，疏解矛盾，克服失業、貧窮、通貨膨脹等問題；主張「向前看」，建設符合絕大多數波蘭人民利益的波蘭。<sup>⑤</sup>顯然地，克瓦希涅夫斯基的政見要比瓦文薩的充滿激情更切合實際，對選民更具說服力。

這次競爭激烈的總統選舉過後，最引人矚目者，當選人克瓦希涅夫斯基爲了維護波蘭社會局勢的安定，避免黨派因競選期間所帶來的分化，隨即宣布脫離他領導重建的社會民主黨，並辭掉黨內一切職務，藉此表明他要當全體波蘭人民的總統。克氏這種落落大方，表現願與對手握手言和的君子風度，就比瓦文薩選後耍一些小動作高明多了。

## 二、顯示意義

波蘭剛卸任的總統瓦文薩於一九八〇年曾領導東歐第一個自由工會「團結工會」，歷經近十年的奮鬥，終於靠選票的力量，迫使波共交出政權。這位在格但斯克造船廠嶄露頭角的電匠，因他勇氣過人，敢在控制嚴密的鐵幕傳播自由火花，而贏得一九八三年諾貝爾和平獎，並於一九九〇年登上波蘭有史以來首任民選總統寶座。可是當他五年任期即將屆滿，試圖尋求蟬連之際，卻敗在當年圓桌會議代表波共政府一方，比他年輕十一歲，並無赫赫背景的克瓦希涅夫斯基手下。究竟克氏憑什麼因素致勝，

註④ *Der Spiegel*, Nr. 44 (1005), pp. 150~151.

註⑤ *Ibid.*



得以在選戰一開始即佔上風，擊敗這位具有國際聲望，又富有旺盛鬥志的瓦文薩？此次波蘭總統選舉由一位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榮登國家元首要職，又反映那些意義？茲就其癥結所在解析如下。

照理說，瓦文薩憑其現任總統可運用國家政治資源的便利，又有天主教會雄厚的力量做後盾，以及對波蘭民主化的貢獻而享譽國際等優越條件，應可輕易過關，獲得連任。可是，在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他所獲支持率一直遥遥落後於民主左派聯盟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儘管瓦氏後來急起直追，呈現不相上下之勢，但最後還是以近六十五萬張選票，約三個百分點之差落敗。克瓦希涅夫斯基之所以能夠贏得這一次總統大選，究其因素，不外乎歸因於：

第一，形象清新，能言善道，與老一代的共產黨員截然不同。在二次的電視辯論中，克、瓦兩人形成鮮明對比，克氏一方表現風度翩翩，精力充沛，談吐有條不紊，對政治改革進程堅定不移，甚具領袖氣質；反觀瓦氏，則顯得蒼老，舉止粗魯，口不擇言，情緒高昂、言之無物，自暴其短。因此，克瓦希涅夫斯基無形中充滿魅力，吸引了不少婦女和青年選民的青睞。

第二，瓦文薩五年總統任期，累積不少缺點，聲望跌至谷底，使克氏有機可乘。由於瓦文薩熱衷權力，剛愎自用，專斷獨行，作風無常，因而導致「團結工會」四分五裂，昔日「戰友」或不可多得的智囊紛紛求去，使瓦文薩愈形孤立。尤其過去五年來，波蘭經濟狀況蒙受變革之苦，不少選民歸罪於瓦氏始作俑者，故投下不少抗議票，無形中也讓克氏蒙受其惠。

第三，克氏背後有民主左派聯盟做為選舉機器充分運作，而瓦文薩卻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替他操盤。選戰沒有政黨做後盾，光憑個人英雄主義為號召，已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克氏領導的民主左派聯盟繼承前波共基礎，無論組織或動員，都不是瓦氏陣營所能匹敵。

第四，教會介入政治引起反彈，特別是天主教會對墮胎法案從中作梗，令年輕選民反感，其影響力已不如共黨統治時期。因此，當教會表態支持瓦文薩時，無異幫倒忙，使克氏增加可觀的抗議票。

總的看來，此次波蘭總統大選，瓦、克兩人有關改革和對外政策的政見大同小異，決定勝負的關鍵還是在於個人因素。瓦文薩無論是形象儀表、說理表達、為人處事和領袖特質等方面均比克瓦希涅夫斯基遜色不少，何況克氏早已深入群眾，有備而來，志在必得，此次選戰遠非一九九〇年所可比擬。

最後，頗值關注者，本屆總統選舉基本上反映如下意義：其一，波蘭已步上民主法治國家，選民愈臻成熟，不再受某一勢力所左右；其二，象徵「瓦文薩時代」的落幕，儘管瓦氏結束共黨獨裁統治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民主社會自有一套公平公正公開的遊戲規則，所謂「英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其三，本次大選也相當反映天主教的挫敗，教會過分介入政治事務，徒增反感，今後波蘭教會勢必調整角色，回歸超然中立；其四，克瓦希涅夫斯基登上總統寶座並不意謂共黨的捲土重來或復活，因為前波共已經改弦更張，走「社會民主」路線，與共產黨大異其趣，絕不是「共黨幽靈

的再現」，而應屬民主的勝利。

## 伍、結 論

綜合以上波蘭「非共化」後的憲政架構、政黨政治動向和最近一次總統大選等三項指標的觀察，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基本上可獲致如下結論：

第一，應驗「變革」和「穩定」兩個基本概念的因果關係，誠如中國俗語所云，「窮則變，變則通」。過去在波共統治時代，僅僅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有限的改革，仍難擺脫困局；四十年的「長痛」，祇要以四年的「短痛」，即可換來更穩定的發展。這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唯有徹底變革，始能扭轉危機，步上坦途。

第二，波蘭的政治發展提供了建立民主制度的寶貴經驗。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經驗，正體現其不可改造性；任何試圖改造具有某一國家特色的社會主義，僅僅從事經濟改革而迴避政治改革，將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波蘭「非共化」初期的種種窘境，中共當局曾幸災樂禍，洋洋得意。可是，證之當今波蘭的政經發展，由「一黨專政」走向多黨民主，已開創了一個嶄新受到肯定的模式。

第三，波蘭左派勢力東山再起，並非新的共產主義幽靈又重新徘徊，這個理由至明：其一，波共已脫胎換骨，不再奉行共產主義，改弦易轍，走西歐社會民主路線，正遵循議會民主規範，建立政黨政治。其二，國會定期改選，有反對黨監督制衡，不可能回到「一黨專政」老路。其三，經濟轉軌趨向穩定，提供波蘭政治發展有利條件。九〇年代初期波蘭所採行的「震盪療法」經濟改革，已發揮效能，市場欣欣向榮，展現發展潛力，令人刮目相看。其四，納入歐洲體系，不僅有助波蘭政局穩定，而且更有益波蘭的經濟繁榮。波蘭「歐洲化」的腳步穩健，加入歐洲聯盟僅是時間問題，可望不久實現。若波蘭成為歐盟成員，更是其「利多」的保證。

總而言之，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政治發展，予人印象深刻，為人類史上寫下由社會主義體制和平過渡到民主法治成功的新篇章。

\*

\*

\*

